

收获创作丛书

红旗插上大门岛

上册

孙景瑞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收 获 创 作 丛 书

红旗插上大门岛

上 册

孙 景 瑞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《紅旗插上大門島》是写人民解放軍在1950年春夏間，发动扫蕩沿海殘敌，解放沿海島屿，并巩固和建設这些島屿，使祖国的海防形成一个不可动摇的銅墙鐵壁的故事。

作者着重描写了一个連队，故事是通过副連长雷大鵬展开的。雷大鵬从后方医院养好伤回来，即投入解放大門島的緊張的练兵运动，他們在刻苦练习下，终于学会了渡海作战，在海軍舰艇配合下解放了大門島。大門島解放后，雷大鵬奉命和他的連队駐守島上，从事恢复和建設工作。他們紧密团结漁民群众，克服了過去敌人留給島上的一切灾难，組織漁民生产合作社，恢复漁业生产；同时构筑工事，組織民兵，日日夜夜警惕地守卫在海防綫上，粉碎了蔣介石集团的各种阴谋破坏和襲击，最后以无比的英勇，打退了蔣介石集团近二十艘軍舰的大規模的猖狂进攻，保卫了祖国的海防。

整个故事写出了以副連长雷大鵬、指导員徐文烈为主的一些英雄人物形象，我們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，可以看到海防战士們的偉大的精神面貌。

獻給
相識的和未相識的
海防戰士同志們

第一章

1

一九五〇年春天。

一辆载运汽油的军用汽车，在沿海公路上飞驰着。车轮卷起来的灰尘，仿佛一阵阵红色的烟雾。正是华南雨季降临前的沉闷气候，又没有一点风，汽车过后，尘雾迟迟不散，在公路两旁的山坡、丘陵、稻田、农舍、溪流、灌木林、马尾松和羊齿草上面飘荡着。

这里是砂壤质红壤地带。公路蜿蜒，好象一条红色的带子。它，本来是一条废弃已久的道路，由于军事的需要，工兵们才匆促地修复了。但是，许多新修的地段，又被雨水冲刷得露出了沟沟洼洼。汽车开得又快

又猛，颠簸得十分厉害。有时，连车厢里的汽油桶，都互相碰得发出沉重的叮咚声。汽车的车轮、挡泥板、车厢，和插在上面的已经被烈日晒枯萎了的树枝伪装上，都沾满了一层厚厚的红土。看来，这辆汽车已经行驶过很远很远的路程了。

汽车拐过一个曲折的急弯，突然停在一个小村庄外面了。这个小村庄被几棵枝叶繁茂的老榕树遮掩着，树下流着一条清澄碧绿的山溪。汽车一停，从车厢上的汽油桶中间，站起一个浑身沾遍尘土的青年军人来。他敏捷地从车上跳下来，用力向上和向前伸了伸粗壮的路臂，又使劲摇了摇被汽车震得有点发晕的脑袋。然后，他从脖子上解下一条印有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七个红字的军用毛巾，离开公路，向溪边慢慢走去。他蹲在积满大小卵石的山溪畔，把脑袋一低，双手撩起冷冽的溪水，浇在头上，立刻，他感到一阵透体清凉。他把染满灰尘和汗迹的脸孔洗净，站起身来，向深邃而幽静的村庄望了一眼，便转身朝正在检查机器的汽车驾驶员走过去了。

这个青年军人有一副中等身材，宽广的胸脯，圆滚的肩膀。在略长的脸庞上，额头很宽；一对又黑又亮的眼睛，虽然躲在浓黑的眉毛底下，仍然掩盖不住那机敏、坚毅和智慧的光芒。他的皮肤微微发黑，穿着一套

已经洗得发白了的旧军装。从衣著的整齐来看，使人想到他是一个勤恳、有计划而又善于安排工作和生活的人。他走到驾驶员身边，眨了眨眼睛，用焦急的声音问道：

“离师部还有多远？”

“两百公里。要是再加点油，今天晚上可以赶到。”驾驶员一边擦抹着手上污黑的机器油，一边抱歉似的微笑道，“同志，够颠的吧？”

“简直象摇煤球儿咯！”这个青年军人笑了笑，又说，“不怕！越快越好！”

“好啦，上车吧！”驾驶员挥了挥手，拉开了司机室的门，回头大声说，“这一回，不到师部不停车！”

青年军人刚爬上汽车，还没有坐稳，汽车就鸣的一声，冲向前面去了。丢在汽车后面的尘雾，遮没了那个安静的小山村。

汽车仿佛是长了翅膀的鸟儿，灰尘好象是云彩。这一只大鸟儿便在云雾里飞行。但，紧紧倚靠着汽油桶的这位青年军人，仍然觉得走的太慢。他恨不得立刻就到师部才好。可是，他又有什么理由抱怨驾驶员呢？没有！因为汽车正用最高速度行驶着。随着汽车的奔驰，树枝伪装上的枯干的叶子，被摇得嘩嘩乱响。这种响声再加上车轮的沙沙声，显得非常单调，使他直想睡

一觉。他刚一闭眼，汽车猛然颠了一下，把他颠离车厢底板很高，然后，又往下一落，震得他五脏六腑都隐隐发疼。他迅速地用手按住了胸膛。因为，那里有痊愈未久的伤痕。

……去年十一月间，在围歼白崇禧军的粤桂边战役中，他担任一连的一排长。

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们这个连队，由副团长亲自带领，每小时以十二华里的急行军速度前进。为了“解放全广西，活捉白狐狸”，他们白天虽然已经完成了百里以上的行军任务，夜里仍然精神抖擞地前进。他们从进入广西以来，尽管日日夜夜爬山越岭，涉江渡河，全排却没有一个掉队的，因此被评为“模范排”。他随时都用这个光荣称号，鼓励战士们，要用坚持不懈的精神，打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仗。

队伍在无边的黑暗中前进着。一路上，满是敌人抛弃的武器、弹药和衣物。山坡下面，甚至连敌人煮饭的火还没有熄灭。他望着火光对战士们说：

“敌人就在前面不远了，再加一把劲，抓住狐狸尾巴！”

战士们困极了。有的一边走路，一边瞌睡。他也又困又乏，再加脚上的血泡化了脓，又替战士背着两支步枪，每走一步，都要咬一次牙。可是，他仍然走在全

排的最前面。

黎明前，侦察员从黑暗中钻出来报告：

“前边县城里发现了敌人军部和一个团。敌人正在检查和发动汽车，有即将逃跑的模样。”

副团长决心立刻袭击敌人，把他们拖在这里，等待后续部队上来。副团长命令他先带一排插进城去，其余各排绕到东西两面夹攻，造成大军包围的声势。他临走时，副团长说：

“敌人所以敢在这里宿营，是因为估计我们距离这里还有一百里路，一夜之间，不会赶到。我们虽然只有一个连，当出现在敌人面前的时候，他们会以为是一个师。记住：现在清醒的不是敌人，而是我们！我们要利用突然袭击，勇猛穿插，把敌人的心脏搅翻。你的任务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面，也要坚持到天亮——也就是说，坚持到后续部队到达！”

他接受了任务，立刻带领着一排战士，向正掩藏在黑暗中的县城飞也似的跑去。突然，从黑暗中传出了敌人哨兵的喊叫：

“站住！口令？”

他一步也没有停，一边跑，一边镇静地回答道：

“自己人！刚撤回来的。后边有共军追！”

这时，对方又追问道：

“哪一部分的？”

他装做很不耐烦的样子，打着官腔说：

“真罗嗦！老子要是共军，早一枪把你撂倒了！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带着队伍越过了哨位。

他们走进县城一看，大街两旁，横躺竖卧，到处都是疲乏万分的敌兵。其中，有的已经在收拾背包，有的在升火煮饭。他们不管这些人，沿着街道向前走。忽然，一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隆声，仿佛沉雷一般，在什么地方响着。他迅速地判断了一下方向，立刻顺着声音找去。他们走到县立中学的大操场上，往前一看，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大大小小的汽车，正准备出发，有的已经开动了。他马上命令全排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分开，发挥独立作战的能力，袭击汽车，然后，在中学门口集合。各个小组象箭一样射出去了。他拉开一颗手榴弹，猛向汽车群投去。闪光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，这是开始战斗的信号！紧接着，震耳的手榴弹爆炸声，急促的冲锋枪声，响成了一片。汽车群变成了一片火海。

各个小组在中学门口集合后，向院子里冲去。敌人站在教室楼上高声叫喊：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妈的，这是军部，弟兄们不要误会！”

他应声高呼：

“误会不了，投降吧，你们被包围啦！”

这时，城东和城西也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

敌人吓得龟缩在教室楼里，胡乱射击。他带着战士冲上二楼，在楼梯口，遇到了顽强抵抗。敌人想乘机反扑，把他们打退，冲下楼来逃跑。可是，他和战士们仿佛钉子一样，钉在那里，堵住了敌人的逃路。

这时，天空变成了灰色，眼看就要天亮了。他一边战斗，一边鼓励战士们：

“同志们，不许后退！把敌人卡死在楼上！”

他喊声未落，敌人的火力更加猛烈了，投出来的手榴弹，象雨点一样落在战士们的周围。可是，战士们没有后退一步。敌人朝楼下冲了三次，都被打了回去。他激动地喊：

“同志们，我们要关敌人的禁闭！等咱们的后续部队来放他们！”

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。敌人下不了楼，战士们也冲不上去。正在这时候，从中学校门口又冲进来一股前来解围的敌兵。他立刻命令一班堵住教室楼下面的门，不让他们靠近。虽然这样，他们也处在两面受敌的不利情况下了。但，也只有到了这时，他们才真正变成了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刀。他们刚把外面的敌人打退，楼上的敌人又冲了下来。他回头一看，两个战士倒

下去了，十几个敌人军官挥舞着手枪往下扑来。他把胳膊一举，驳壳枪卜卜的叫了十几声，把敌人军官打倒了三四个，其余的又缩回去了；几乎是同时，一颗手榴弹在他跟前爆炸了。……

他从昏迷中醒来，已是当天下午了。县城内的敌人军部和一个团，早被我军歼灭，队伍已继续前进了。

野战医院收容所的一位护士，把师长萧松年留给他的信轻轻地念给他听：

“……由于你们钉住了敌人军部，打乱了敌人逃跑的计划，为后续部队全歼敌人争取了时间，给人民立了大功。我特写这封信向你祝贺！同时，希望你在后方安心休养。……”

他一直在病床上躺了五个月。当他接到老战友、一排副排长孙刚的来信，知道部队正为准备渡海作战大练兵时，战斗的强烈愿望吸引得他再也不能躺下去了。他正要去找医生批准他出院，出乎意外的是，医生跑来向他微笑着说：

“你可以出院了，马上去办出院手续吧！”

第二天，怀着兴奋的心情，搭上了火车。下了火车以后，他嫌长途公共汽车太慢，中途还要换车，便去打听有没有到前方的军车。真好象有人把一切都替他安排好了一般，他刚站在公路路口上，一辆载运汽油的军

车开过来了。他拦住一问，正好是他们师后勤部的。他便坐着这辆车子，闻着强烈的汽油味，开始了长途旅行。……

汽车突然停住了。他以为又是驾驶员临时停车检查机器，但，驾驶员跑到车厢后边喊道：

“到了，下车吧！”

他跳起来，疑惑地问：

“你不是说要等天黑吗？”

“工兵又新修了一条通海边的公路，”驾驶员伸出右手，把大拇指和食指比成一个八字，说，“少绕八十公里！修的真快，我走时还没听说哩！”

“这是为了支援渡海作战啊！”他激动地想。

他和驾驶员握了握手，便背起背包，走进了一个被高大而葱绿的椰子树和棕榈树所遮掩着的村庄。

2

师部就驻在这个村庄里。

亚热带的天气，太阳直射下来，晒得人身上脱皮。野外，鹅掌柴、交让木、车轮梅、桃金娘、鹧鸪草、知风草和芭蕉的叶子，反射着刺目的亮光。这里的天空好象比别处宽广明净，太阳似乎也更加明亮些，令人觉得宛

如来到了一个周围都是用反光的琉璃作成的童话世界。

他在平整的石板铺的街上走着。石板路被太阳晒得烫脚，周围空气灼热，他浑身上下早叫汗水湿透了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压不住心头的兴奋。他向一个战士打听了师部的住处，拐过一个香蕉园，沿着一个大鱼塘的块石岸，直朝着一座高大的房子走去。他走到门口，朝院子里探了探头，一眼便瞧见师长萧松年、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等几位师首长，正围坐在院子里的一棵枝叶茂盛的小叶榕树的浓荫下面谈话。萧师长比半年以前又胖了一些，脸孔显得更圆了。那熟悉的笑容，和蔼的态度，依然如旧。他真想立刻跑上前去，向老首长问一声好；又一转念，首长们也许在商量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不要打搅他们吧。他决定先去把介绍信办好，早一点回到连队去。

他刚要走开，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传进了耳鼓：

“雷大鹏，小鬼！”

这是萧师长在叫他。他参军后不久，从连队里调到团部给当时还是团长的萧松年当通讯员时，萧团长总爱这样叫他。后来，雷大鹏回连队当班长，一年后，升任了副排长；又过半年，升任了排长。可是，萧松年好象忘记雷大鹏已经长大了，只要一见面，总用这样亲切

的称呼。

雷大鹏走了过去，敬礼报告：

“雷大鹏伤好归队！”

他刚报告完毕，手就被萧师长紧紧地握住了。

“伤全好了吗？怎么不通知一声就跑回来啦？”萧师长拍了拍雷大鹏的肩膀，仿佛要试验一下他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健康似的，笑着说道，“来！坐下休息一下吧！上回战斗，给你评了一个大功，你们连长刘兆德写信告诉你了没有？”

“告诉了。”雷大鹏感到喜悦，又觉得惭愧，脸涨得通红说，“在后方一住就是五个月；也没有工作，真对不起党和首长啊！”

“噫，这小鬼现在学会讲‘漂亮话’了！”萧师长一边满意地哈哈大笑，一边朝坐在旁边的政治委员挤眼睛。

“师长，你以前不是常对我说，人象机器一样，一不工作就要生锈，变成废物吗？”雷大鹏微笑道，“变成废物，谁还需要呢？”

“好，你不用耽心变成废物，革命工作是永远作不完的！”萧师长站起来，倒了一碗茶，端给了雷大鹏，“你回来的正是时候，有工作做，也有仗打……”

“我就是为了想打仗才赶回来的！”雷大鹏有点激

动地说：

“……可是，任务不轻啊！”萧师长注视着雷大鹏的眼睛，脸色变得有点严肃地说，“对于我们，还是一个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新的任务。”

“渡海作战？”雷大鹏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是的！我们有许多战士，连海洋还是平生第一回看到哩！”萧师长说，“可是，我们却要求他们渡过海去，解放祖国沿海的岛屿。如果，我们有军舰，那是另一个问题；现在，我们有的只是木船！用木船渡海，你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勇敢。对，是布尔什维克式的勇敢！”

“没有问题！”雷大鹏满怀信心地笑了一下。

萧师长看到了雷大鹏这副神气，好象火花一闪，回忆起一九四六年的冬天，在冰雪复盖着的东北战场上的一幕：

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后，他奉命率领全团转移阵地。途中，国民党反动派的四架美造飞机，向他们跟踪轮番扫射和轰炸。敌机向团指挥所俯冲下来，他刚刚，倒在雪地上，立刻，就有另一个人扑在他身上。敌机上扫射下来的机枪弹，在他周围哧哧乱钻。不一会儿，敌机飞走了，他们爬了起来。他这时才发觉用身体掩护他的是雷大鹏。他问：“怎么样？”他也是笑了一下说：